

尼克松眼中的毛泽东和蒋介石

美中一半老人营养不良

近日,美国“网络医学博士”刊文指出,最新研究发现,美国65岁以上的急诊患者中,16%营养不良,60%存在营养不良或营养不良风险,而且超过3/4的老人并不知情。

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、中国老年学学会老年营养与食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付萍教授说,我国老人的营养状况更为严峻,同样令人堪忧。调查显示,大多数老人不了解自身的营养情况,还有些老人盲目吃素、减肥,最终瘦到皮包骨头,导致晚年生活质量很差。老人营养不良这个现实问题,必须引起重视。

美国这项研究显示,营养不良风险最大的老年人群依次为患有抑郁症的老人(52%)、依靠辅助器具生活的老人(50%)、吞咽食物有困难的老人(38%)、难以外出购物的老人(33%)。该研究负责人、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博士蒂莫西·普拉茨-米尔斯表示,这个结果令人感到震惊,老人营养不良的现实已经十分严峻。付萍介绍说,两年前,我国按照国际通用的营养不良筛查标准,针对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重庆、成都5个城市65岁以上老人进行营养状况调查后发现,超过50%的人存在营养不良风险。“这5个城市都是发展较好、生活水平较高的城市,农村的情况一定更为严峻。如果统计80岁以上老人营养情况,营养不良比例可能更高,会超过一半。”付萍担忧地说。

据《生命时报》

“我”在古代是种兵器

“我”在古代是一种兵器,不是现在第一人称代词。“我”与“伐”、“战”、“戟”、“戮”这些打打杀杀的字长得很像,说明“我”在古代与它们是近亲,与现在“我”的意思相差十万八千里。

《说文解字》上说:“我,古杀字。”“我”这种武器盛行于商至战国时期,秦以后逐渐消失。根据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西周时期的青铜“我”和现藏于陕西扶风博物馆西周时期的青铜“我”来看,“我”的形状有点像《西游记》里猪八戒扛的铁钯子,只不过“我”是三根齿罢了。“我”是一种短兵器,装上长柄后才能用于战场上砍杀,那尖尖的三角刺砍将下来时,一般的皮甲冑都是难以保全的。

在古代“我”是兵器的时候,人们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是“朕”、“寡人”、“不才”、“不佞”、“小人”、“贱民”以及“余”、“吾”等等,当然使用最多的还是“余”“吾”二字。那时候“朕”、“寡人”都不是皇帝的专用词,《尔雅·释诂》中解释说:“朕,身也。”秦始皇统一天下后,规定“朕”只能是天子自称。至于“寡人”,更是大众用词,《诗经·邶风》中就有“先君之思,以勖寡人”等等,“寡人”到了唐代,才成了皇帝的专称。

“我”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用,最早见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,当时的“我”作为代词用,指的是“我们”。“我”是怎样由兵器转为人称代词的呢?原来“我”是会意字,它从戈,戈是古代具有代表性的武器,很容易激起大家的斗志,所谓枕戈待旦,大丈夫当“能执干戈以卫社稷”。因此武士们常取戈自持,凡持戈之人,皆归属我方,“我”便引申出表示自我的意思,从那时沿用至今,再也没有变动过“我”的意思。据《广州日报》

尼克松在担任美国副总统时,曾于1953年11月访问过台湾,和蒋介石作过交谈。

这一回(1972年2月),他又会晤了毛泽东。这样,尼克松对毛泽东和蒋介石有了一种比较之感。后来,他写了回忆录《领袖们》一书,其中对毛泽东、周恩来、蒋介石作了颇有见地的比较。

尼克松写道:

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,在很大程度上是三个人的历史:一个是毛泽东,一个是周恩来,还有一个是蒋介石。打败了蒋家军队,毛泽东巩固了在大陆的统治。中国共产党人把毛蒋之间的斗争看成是上帝与魔鬼之争……周恩来则往往不露锋芒,孜孜不倦地工作,是保持国家机器不断运转的赤胆忠心的官员。蒋介石在台湾实行个人专制,不像毛那样过分自我尊大,他维护自己的威严,努力使经济起飞,鼓励在台人员保持有朝一日返回大陆的希望。

三人中,我认识蒋的时间最长。我把他和蒋夫人看作朋友,不同于另外两人,我们有私交,那是共同信念和原则的产物。但是毛和周是在中国大陆取得了战争胜利的人,而在两人中,周是得天独厚的人,对权利的实际情况洞若观火。现在他们三人都成为古人了,但是周留下的影响,在当代中国将与日俱增。

尼克松比较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手势,发觉两人都喜欢“用手一挥”。尼克松于是把毛泽东和蒋介石作了如此比较:

1972年毛向我提起一件事。他讲时用手一挥,指的也许仅仅是我们的会晤,也可能指的是整个中国。他说:“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是不会赞成的。”隔一会儿,他又补充了一句,“我们同他来往的历史,比起你们同他来往的历史,要长得多。”

1953年我同蒋第一次见面

时,他谈到中国也用手一挥,清楚地表示,他的话既指孤悬海外的台湾堡垒,也指中国大陆。

我觉察到他们两人在提到自己的国家时,都有点秦始皇帝的口吻。两人的姿态和讲话似乎给人一种感觉,他们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。两个这样的领袖在历史中相逢,只会冲突,不会妥协。一个成为征服者,另一个成为被征服者。

在和毛泽东见面时,尼克松跟他当面谈起了蒋介石。

尼克松说:“蒋介石称主席为匪,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?”

毛泽东一听,哈哈大笑起来。周恩来趁这机会,替毛泽东作了答复:“一般地说,我们叫他‘蒋帮’。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,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。总之,我们互相对骂。”

尼克松这样写及他对毛泽东的印象:

毛举止随便,说话爱简略,给我的印象是有成打的问题同时在他脑子里转动。他讲他的意见,心平气和,语调平淡,在一个规模较小的会场会引人注意,但不是雄辩之才。

即使在说明重大观点时,他也喜欢语惊四座。“你们上次选举时,我投了你一票。”他笑着说。我说他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。“我喜欢右派分子。”他回了我一句,似甚得意。

“有人说,你们是右派分子(共产党是站在右翼的),说希恩首相也是右翼的。”我加戴高乐的名字,毛有点迟疑,说戴高乐另当别论,却又说,“他们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翼的。我比较喜欢右翼人士执掌政权。”我在提到我们恢复外交关系时总结了一句,我说:“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应该注意到在美国,至少在目前,是右翼人士能够采取行动,而左翼人士只会说说而已。”

尼克松也写下了对蒋介石的印象:

蒋披一件十分整洁的黑



毛泽东与尼克松

色斗篷,头剃得光秃秃的,在私人场合,同他那肃穆寡言的态度相得益彰。在我说话时,他惯于不假思索地连声说“好,好”,显得有一点紧张。

他双目的神采给人自信和执拗的印象。眼眸是漆黑的,有时闪出光芒,在我们交换意见之前,不时环视办公室各处,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,就盯着我的眼睛看。

尼克松甚至还对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夫人作了比较。

尼克松在台北和蒋介石谈话时,由宋美龄担任翻译。在尼克松的印象中,“蒋夫人远远不只是她丈夫的翻译”,“我认为蒋夫人的智慧、说服力、道义上的勇气,单凭这些就足够使她成为一个领导人物”。“她妩媚端庄,这样或多或少地冲淡了蒋那副冷酷的形象”。

尼克松把宋美龄和江青作了如下比较:

蒋夫人同毛的夫人江青相比,比之蒋毛本人之间的对照更加鲜明。蒋夫人有教养,打扮入时,很有女性的风度,但又是很坚强的人。江青粗野,毫无幽默感,完全没有女人特点……我从来没有见过比她更加冷酷、更加俗气的人。她为我的访问安排了一个文化宣传的节

目,我们坐在一起,她没有一点毛的温暖热情,也没有一点周的翩翩风度。她是如此之紧张,以致手上额上出现了汗珠。她头一句带有意见的话,典型地表现了她令人讨厌的挑衅态度。她问我:“你为什么到了现在才来中国呢?”

在世界上,既见过蒋介石、又见过毛泽东的人不少,能够用尼克松如此敏锐的目光把两人加以深刻比较的,却不多见。

尼克松这次访问中国大陆的成果,凝结于2月28日在上海和周恩来所签署的中美联合公报,史称《上海公报》中。《上海公报》中的妙笔,是那位“智多星”基辛格博士想出的。

美国政府认识到,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,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。

基辛格巧妙地抓住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共同点——只有一个中国——在公报中写上了这段既不得罪毛泽东又不得罪蒋介石,却申明美国政府立场的话。

摘自叶永烈《毛泽东与蒋介石》(四川人民出版社、华夏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)

甲午海战中的宁波留学生

宁波教育博物馆(筹)几经考证,发现在甲午战争中有三位宁波留学生的珍贵史料。

1894年9月17日,清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旗舰“定远”号和“镇远”、“致远”、“济远”号等10艘战舰,在黄海的波谷浪峰中疾驶,“旗帜飘舞,黑烟蜿蜒”,反击日本旗舰“松岛”号和日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的巡洋舰“西京丸”号等12艘兵舰。这是中日甲午战争中惨烈的一次海战。

“定远”、“镇远”号是德制铁甲炮塔舰,定员329人/艘,为北洋舰队中排水量最大(均为7335吨)的一对姐妹舰。“定远”号管带(舰长)右翼总兵、留英学生刘步蟾,管轮是宁波府慈溪县人王如璋,枪炮大副沈寿堃(坤)。王如璋和沈寿堃皆是天津水师学堂的毕业生,他们的帮教(教官)王凤喈,系王如璋之胞兄,乃浙江最早的公派留学生。

激战中,沈寿堃等炮手多次准确发炮,先后击中“松岛”号炮塔,击穿“西京丸”轮机室、两舷和甲板,击毙日炮手数名……

后“定远”号遭5艘日舰围攻,被击中起火,桅楼和甲板上设施被毁,千余弹坑密如蜂巢,但除17位将士阵亡外,其余丁汝昌等官兵同仇敌忾,无一畏缩不前,被随舰英籍顾问戴尔尔誉为“不沉的定远”,直至持续5小时的鏖战结束后,才和“镇远”号等6艘战舰转舵返航顺利。而邓世昌任管带的“致远”号等4舰则被日舰击沉击毁。

清同治十三年(1873),在清廷选派的第二批幼童赴美留学生中,有宁波府王凤喈(慈溪)、王良登(定海)、丁崇吉(定海)和陈乾生(鄞县)4人,这是宁波也是浙江省最早的公派出国留学。光绪七年(1881),清政府突然撤回留学生,由朝廷分配至福州、上海

和天津任用。宁波府4学子均赴天津,王凤喈到刚新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,经学习后任教习8年,成效显著。

1884年12月21日,李鸿章在《天津水师学堂请奖片》中奏称:“课成肆业美国回华学生王凤喈等九名,或充学堂帮教,或经分派各船,成效历有可稽……理合酌拟奖叙,缮具清单,恭呈御览。仰恳天恩俯准。照拟给奖,以资鼓励”。1889至1894年,清末外交官薛福成(曾任宁波和浙江省第一位留学生外交官。可惜在归国途中,他不幸染黑热病,歿于轮船上。

陈乾生,在义和团事件中不幸被害于天津,英年早逝。王良登和丁崇吉均至北洋水师天津大沽炮台鱼雷局,参加中日甲午黄海大战(任舰队中的鱼雷队长),碧血疆场。

1885年4月17日,李鸿



丁崇吉

章在《奏陈留美学生回国就业请奖折》中提请进行对留学生“择尤酌保,以奖成劳”,其名单中就有在甲午战争中立下军功的王良登和丁崇吉,拟“赏加守备銜”、“以把总尽先拔补”。后王良登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,丁崇吉至上海海关工作。

宁波教育博物馆(筹)胡审严